

爱的渴望

李若冰
贺抒玉

AI DE KE WANG AI DE KE WANG



爱的渴望

AI DE KE WANG

李若冰 贺抒玉



上海文艺出版社

341027



责任编辑：蒋九贤

装 幀：麦荣邦

爱的渴望

李若冰 贺抒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75 插页 6 字数 87,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0318-8/I·259 定价：2.95元

• 目 录 •

第一辑 李若冰散文

生命之泉·····	3
野外之恋·····	6
爱的渴望·····	9
阳关梦·····	11
昆仑飞瀑·····	19
致尕斯库勒湖·····	27
我爱大西北·····	37
寄自依吞布拉克山·····	45
冬夜情思·····	54
散文的自由·····	57
创作的旅途·····	61
我从这里起步·····	64
我与散文·····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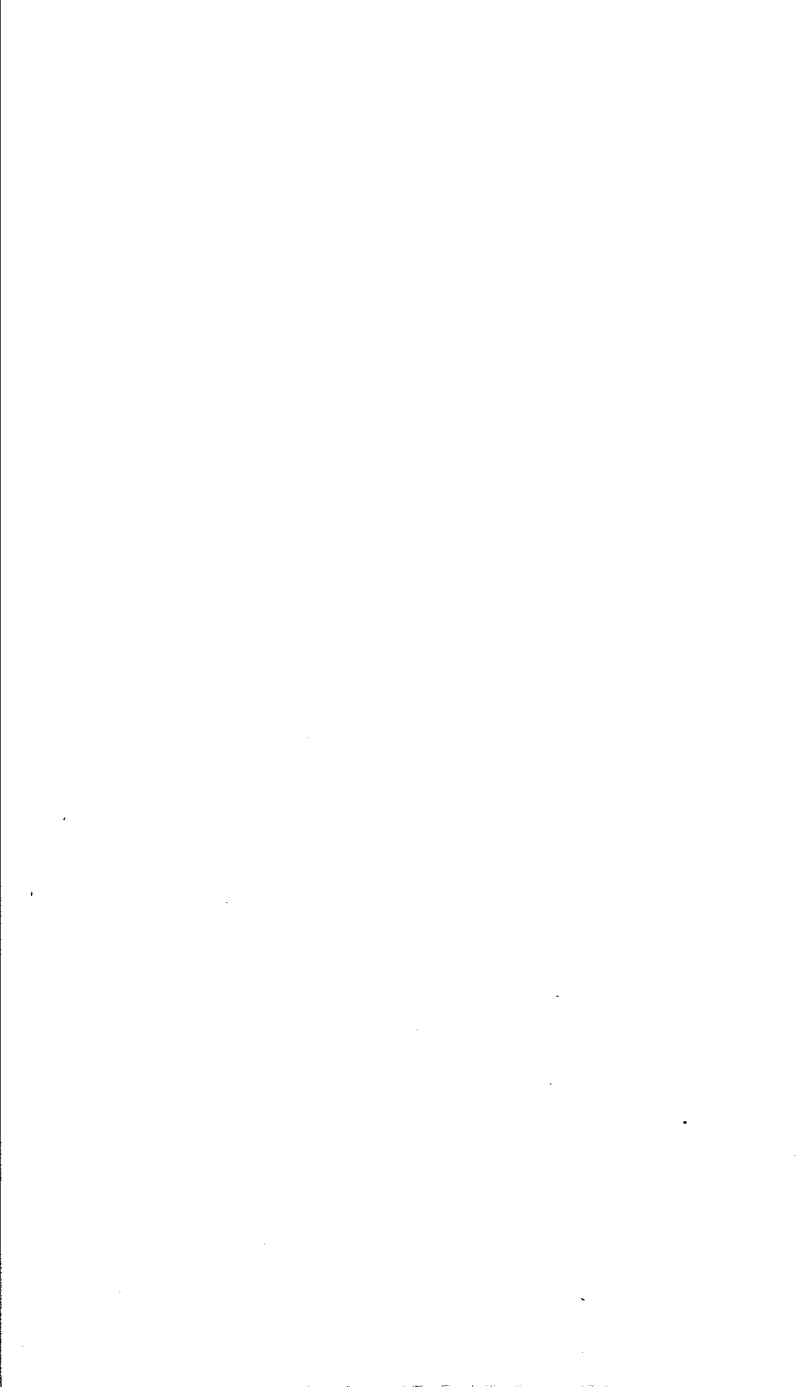
一颗燃烧的灵魂·····	76
我在追寻你的诗魂·····	84
铝盃与诗心·····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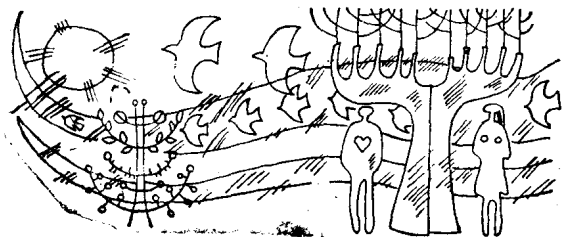
第二辑 贺抒玉散文

闲话搬家·····	105
我爱鸬杜鹃·····	117
旋转餐厅与哈哈镜·····	120
窗口·····	123
我心中的石油河·····	126
拥抱大海·····	133
悼老师——丁玲·····	137
根·····	143
苦涩的回忆·····	146
迷人而艰辛的事业·····	160
山村素描·····	171
后记·····	180

第一辑 李若冰散文







生命之泉

人么，都各有各自不同的生命历程。

我不是生命起源的研究者，却也在自己生命的旅途中悟到，生命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自有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旋律，每个生命都在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上，留下了终生难忘的音符。

不知为什么，已过去那些年月，无论我走向何处，无论是飘洋过海，每当朋友们说起延安来，我的心房就会感到一阵搏动，一种温馨。浮现出压抑不住的相思之苦；就会觉得从黄土高原那边，传来一声遥远的呼唤。于是，只觉有一双温热的手臂，把我紧紧地搂抱了。

往往这种时候，我的整个身心笼罩在一种爱抚之中。我出奇地变得驯良了，乖了，变得孩子气了，动不动想大呼大叫，还时不时地抹眼

泪，仿佛一下子小了十岁、二十岁！

往往这种时候，我朦胧中觉得自己通体透亮。我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没有任何一丝顾虑，一缕忧愁。我的心灵那么纯净，那么惬意，那么充满活力。我只觉在吮吸一味淡淡的带酸的甜汁……

延安哪，我的生命之泉！

人么，都各有各不同的生命历程。

我立即就会想起，当我睁开眼面向人间的时候，呈现在面前的是个眼花缭乱的世界。可是，唯有那黑洞洞、神秘密的山窑，把我吸引到了她的身边。这种吸引，这种诱惑，是无法抗拒的。我跳着钻到里面去，觉得很舒适，很安全，再没有比这更原始更迷人的栖身之所了。

我还未通晓人生多少酸甜苦辣，就扑倒在那条天河边上，双手掬起水来，一捧一捧，喝了又喝，喝了个痛快淋漓。起初，我并未尝出什么滋味，而我的心告诉我，这是你赖以生存的奶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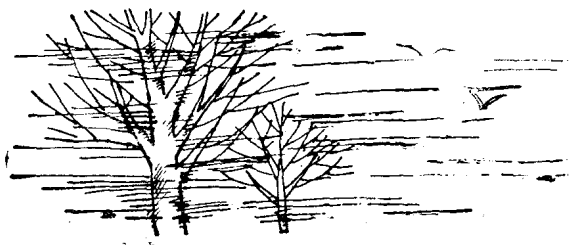
蜿蜒回转的羊肠小道，崎岖泥泞的山岭沟岔，我不停地朝前爬着，连蹦带跳地爬着。那闪烁着火光亮束的天际，只要伸出手就可以摸着，可总也走不到尽头。累了吗？憩会吧，身边就有

山涧，就有清朗朗的小溪。

欢乐，苦恼，快慰，犯愁，我已在人间跋涉了好些年月，走过了不少路程。但是，我从不知道困倦，从未却步不前。我有爱，我时常听到那亲昵的呼唤。我的生命里，装载着那么多绵绵的情思。我的五脏六腑里，储藏着一汪永也不会枯竭的活命的水……

延安哪，我的生命之泉！

1987年春节前夕



野 外 之 恋

说明：这是我为散文集《柴达木手记》
重印写的后记。

我大约生下来就适合于野外生活。

我想起自己从孩提起步，就远离生养我的故乡，告别父老兄弟们，爬上了苍凉博大的黄土高原。后来，等我长大了一点，开始喜欢上了文学并打算写点什么的时候，想给自己起个笔名儿。叫什么好呢？我眼前一下子闪现出骆驼的形影，从它身上起个名儿不好么！记得，那还是我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延安南门外，蓦然发现一支骆驼队，它们昂着高高的头颅，驮着很重很重的东西，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我跑到骆驼跟前去看个儿，小脑袋才搭到它的脖项下面。

我惊异地追随骆驼队的脚步，踏入南门，穿过大街，跨出北门，再眼巴巴望着它们绕着延河走去，直到看不见踪影。它们到哪里去了？一定到大沙漠里去了吧！骆驼队远去了，可那叮当叮当的铃声，还在我的耳边鸣响，以至时常响在我的梦中。这就是我曾用名沙驼铃的来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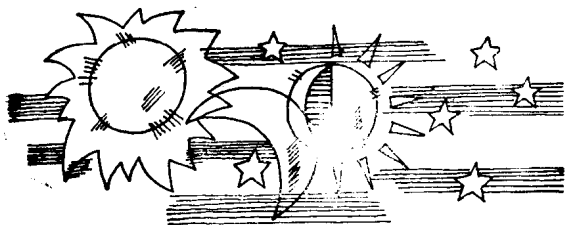
我并不迷信，可也有点稀奇，自从起了这个名号，我此后的生涯就与沙漠和骆驼结了缘，而且越粘越紧，终于难分难解了。我为什么喜欢像骆驼那样跑野外，连自己也说不清，反正自觉还是不自觉地老往大沙漠里跑了。姑且不说战争年代，跟随部队在沙漠里苦斗，只说和石油工人交上朋友之后，我跑野外的机会就更多了。我追赶野外地质勘探者的足迹，已经跑了不少地方，偏远的陕北山沟，寂寥的河西走廊，人迹罕至的柴达木，那曾经是荒芜的松辽盆地，那曾经不为人所知的古潜山油田，以及正在开发的大港油区和渤海湾。我终于明白，我那么向往野外生活，不只是可以领略祖国河山绮丽多姿的风采，而主要是倾慕那些野外勘探者的作为。他们常年在野外活动，去的不是大草原、大戈壁，就是大沙漠、大海洋，都是一些缺少人间烟火的地方。但是，正是这些人迹罕至、被世界遗忘冷落的地方，才能寻找到人类所需的热源和

许许多多济世之宝啊！

我钟情于野外勘探者，他们的生活单调、寂寞，当然是很苦的，如果没有那种吃苦的耐力、顽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使命感，在沙漠里连一天也待不住，在戈壁里过一夜也受不了。然而，勘探者内心世界却是无比丰富的，他们在野外生活，尝受到无穷的乐趣，体会到人生极为可贵的价值。许多野外勘探者，包括地质、钻井、地球物理各类学者和工人们，他们从一二十岁到五六十岁，甚至一辈子泡在野外，仍然矢志不移，老了也愿意埋葬在野外。我体味到，野外勘探者最富有感情，而且生命力最旺盛，因为他们吃过常人难以吃到的苦。我认为，野外勘探者具有人类最美的素质，民族最优秀的品格，他们才是我所敬重的，所爱所恋的。我曾经用自己笨拙的笔写过他们，今后还要继续写下去。我渴望学习骆驼，一如既往地追随野外勘探者的足迹，一步一个脚窝，在大沙漠里，在大戈壁上，奋力跋涉。

其实，我命里注定是跑野外的，而且早就跑野了。这些年跑得少了，心里就觉得窝得慌，不舒服。即或我想跑而不得跑的时候，那颗心也是在野外的。

1986年12月长安雍村



爱的渴望

——为《柴达木石油》画册而作

柴达木，我久久地向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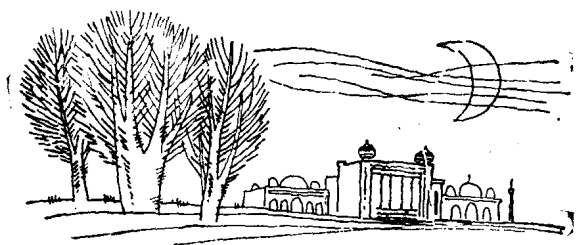
我仿佛始终在不停地跋涉，一次又一次地，怀着炽烈的渴望，投向你神奇的怀抱。荒古的大漠，寂寥的戈壁，沉睡的处女地；你是这般严酷，冷峻，几乎无人问津，却为什么紧紧地牵动着我的情怀！昆仑的狂风，格尔木的冰花，尕斯库勒湖上的星月，你是这般粗犷，富丽，像一幅动情的画面，又怎能不令人倾倒！

我寻思，犹如幻梦。呵，干涸的荒原，燃烧的生命。三十多个春夏秋冬，一万多个白日黯夜，那勘探者的足迹，像一簇簇篝火烧亮了大戈壁；那创业者的血汗，和地下油海一起喷薄；那开拓者的业绩，在大沙漠留下了金色的回忆。

于是，柴达木，你赐予大西北一顶辉煌的宝石花冠，以斑驳鲜艳的光彩，挺身于中华大地！我捧出这颗心，欢呼你的苏醒，祝贺你的崛起，渴望你的未来！

柴达木，我深深地爱着你！

1984年4月草书



阳 关 梦

一曲仿佛凌空飞来的古乐声，把我带入了云霞飘渺的敦煌盆地。

我们从当金山雪峰飞驰而下时，这种不期而来的古乐声，就已随着气温骤然变热，悠悠忽忽地在耳边鸣转起来。听来，音韵古老浑厚，低回婉转，似虚似实，似有似无，依着奇妙莫测的旋律，叩击着人的心灵。我感到一阵疑惑：莫不是我又来到这蜚声古今的丝绸之路，是那串串驼队的叮咚声，唤起了一种错觉？莫不是我又置身于举世瞩目的莫高窟艺术宝库之旁，是那怀抱琵琶的伎乐天，在大漠上空飞旋摆舞，引起了一种幻觉？这些，连我自己也感到懵懂。呵，此时，难道我竟在梦中？……

和我同行的野外地质朋友，忽然扳着我的

肩膀，探头问道：“古阳关，你还没去过吧？”

“噢呀，阳关，在啥地方？”

“离敦煌不远，五十来公里。”

这位野外地质学家的兴致，也勾起了我一览胜景的宿愿。于是，我们直向南湖驰去了。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走了约莫半个来小时，穿过一段平坦开阔的沙路，前面一片黄澄澄的沙海中，蓦地闪出了一片绿葱葱、黑压压的林带。起初，我把它当作沙漠里常见的海市蜃楼，心里并未介意。可是，再走了一阵，一股含有密果味道的香风，扑鼻而来。转念间，我们已不知不觉地被裹进绿杨红柳的怀抱里了。呵，那一排排高高的白杨树，在沙尘的翻卷中飒飒作响，那一溜溜婀娜多姿的细柳，在沙浪中悄声密语。红色的玫瑰和放香的野白刺花，在林间交映争辉。百灵鸟和展开翡翠色翅翼的花雀，在空中、枝头竞相对歌，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来往扑闪。呵，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沙漠的奇迹，绮丽的绿洲！

我们这些从干涸的柴达木盆地走来的人，被卷入这种绿荫飘香的景色中，心里简直爽快极了。可是，我从南湖最早的创业者那里，得到的却是热烈而又朴素的印象。热烈，那是因为南湖主人的盛情款待，我和旅伴们正贪馋地吞